



燕南飞 凡一 著

Yi Gu Dang An 遗骨档案 620

首席酷警探PK美女福尔摩斯，在心惊肉跳中为你揭开重重迷雾后的阴谋！

最真实的案件，记录最残酷的真相！

重案队里的《风声》，恋人间的《潜伏》，中国式《沉默的羔羊》

究竟谁是杀戮场的屠夫？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遗骨档案·620 / 燕南飞, 凡一著. -- 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11.9

ISBN 978-7-5336-6278-3

I. ①遗… II. ①燕… ②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81247号

书 名: 遗骨档案·620 作者: 燕南飞 凡 一

出 版 人: 朱智润 策 划: 阿卡狄亚 策划编辑: 刘 华
责任编辑: 张丹飞 装帧设计: 江山社稷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http: //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教育出版社 [http: //www.ahep.com.cn](http://www.ahep.com.cn)

(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, 邮编230601)

营销部电话: (0551) 3683010, 3683011, 3683015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 电话: (010) 61262668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 印 张: 19.25 字 数: 289千字
版 次: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6-6278-3

定 价: 29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楔 子 大年夜 · 001

第1章 大年夜的惊魂惨案 · 005

第2章 七具没有脸的女尸 · 025

第3章 分尸案的惊悚疑点 · 037

第4章 头颅上的诡异字符 · 053

第5章 谎言中的针锋相对 · 069

第6章 抓不住的致命破绽 · 089

第7章 最卑劣的杀人预告 · 099

第8章 与凶手的亲密接触 · 115

Yi Gu Dang An
遗骨档案 · 620
Contents |

- 第9章 步步惊魂的杀人夜 · 135
- 第10章 藏在表象后的诡异 · 155
- 第11章 鬼门关的生死较量 · 173
- 第12章 亲历密室杀人事件 · 191
- 第13章 冤魂正站在你背后 · 211
- 第14章 焚尸房的那双眼睛 · 229
- 第15章 迷雾中的死亡线索 · 247
- 第16章 赤裸裸的午夜之约 · 267
- 第17章 公安局门口的尸骸 · 285



楔子 大年夜

冰冷的指尖一点点划过她美丽的身躯，他唤醒的，究竟是无邪天使，还是电锯恶魔。





楔子

大年夜

他脚步踉跄地走过操场厚厚的雪地。原本精神矍铄的他，竟让人有一夜白头的错觉。

已经很晚了，不过，对于等待他的那个人来说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

雪很深，埋到了膝盖，每走一步都要花去不少时间。对他而言，现在什么都不缺，什么金钱、名誉、地位、家庭、事业……他统统都拥有。他最缺的就是时间——重新唤醒她的时间。

最后，他见到了她。她像个睡美人般一丝不挂地躺在冰冷的台面上，长长的睫毛上挂着凝结成冰的血水。

他颤抖地伸出手，抚摸她苍白的脸颊。他的手是冷的，极冷。因为他不能开车，也不能坐车，只能孤身前来。走了那么长一段路，他浑身冻透了。

没错，正如他所料，那些人动手了。

不过，对象竟然是她……他忽然浅笑起来，带着淡淡的讥讽。

冰冷的指尖一点点划过她美丽的身躯，轻轻一叹：“你知道吗？今晚是大年夜，你最喜欢烟花了，每次看到高空中盛开的烟花，你美丽的大眼睛总是笑得像两弯月牙儿……真期待啊！你重新绽放笑容的那一天。”



第1章 大年夜的惊魂惨案

年轻女受害人惨遭剥皮斩首，连环分尸案调查陷入绝境。首席警探陆凡一却在这时提出以协警身份重新加入重案队，他的突然出现，真的只是帮忙查案这么简单？



第1章

大年夜的惊魂惨案

大年夜，空气冷冽，审讯室的窗户上结着厚厚一层白霜。

万家团圆之夜，对陆凡一来讲，却与平时的夜晚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向来破案玩命的他，已经记不清究竟有多少个夜晚是在警局冷冷清清地度过。

通常审讯犯罪嫌疑人都是他和老张两人一起。不过，今晚特殊，大年夜，人家老张有爹妈、有老婆、有孩子，犯不着陪着那个浑小子在局子里过年。所以，他早早就催促老张回去了。

“来，吃饭了！两盒都是猪肉白菜炖粉条子，你要哪一盒？”

“我说陆警官，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，你也不弄点饺子给你孙子嚼裹嚼裹？”铁栏杆内传出一个懒懒的声音。

“给你吃，你就吃，别动那些花花肠子。吃饱了，老实回答我的问题！”

轻轻一声冷哼，一双带着手铐的双手接过盒饭。

绝不能当饿死鬼，关涵打定主意。妈的，等老子吃饱了，照样还是不说，等时间一到，老板自然会让你们放我出去。嘿嘿，等老子出去了，再慢慢收拾你这个小警察。

关涵错了，陆凡一可不是什么小警察，他是刑警队大名鼎鼎的首席警探，不光是他刚柔相济的办案风格深得人心，他高大英俊的形象，潇洒凌厉的气势，不知迷倒了多少警队的女警员。

关涵真的饿了，在巨大的审讯压力面前，他死撑了十几个小时，像一条快干死的鱼，就快撑不下去了。真他妈香啊！都说警察待遇好，果然不假，局子里的饭菜越来越好吃了。

“关涵，你小子边吃边听好了，就你编的那点故事连五岁小孩都骗不了，我的耐心很有限，奉劝你抓住最后的机会说点我想听的。”

“报告政府，我坦白……”

“这才像话，说吧！”

“我想说的就是，我能不能再来一盒？”

“放屁！你小子故意激我是不是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是吧？”陆凡一怒了。

“嘿嘿，法律规定警察叔叔不能打人啊！我有心脏病，你打我一下，我可能就会死哦！我死是小事，陆警官你这身狗皮可就不保了，哈哈！”

他大笑着，突然，笑凝固在脸上，乌溜溜的眼睛充满了疑惑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仿佛在寻找什么：“陆警官，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”

“你又玩什么花招？”陆凡一怒气未消。

“刚才有一声巨响啊，难道你没听见？你们局子在搞装修么？”

“你小子有病吧？”陆凡一眼皮也不抬。

“你听你听，又来了，比刚才的那一声还大！”

这回，陆凡一也竖起耳朵，哪有什么巨响，只有沉重的雪花簌簌地落在地上。

“你听，那个声音又开始了，咚，咚，咚，咚！敲大鼓似，越来越响！”

“你小子太爱演了吧！你怎么不直接倒地翻白眼吐白沫呢？得了得了，赶紧吃，吃完老实回答我的问题。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关涵“啊”的一声惨叫，双手死命地堵住自己的耳

朵，手铐中间的铁链压得他脸部扭曲变形。他的食指几乎整个儿插进了自己的耳朵，似乎想把那个声音掏出来。

“住手，你干什么？”陆凡一大惊，打开铁门冲进去，强行把关涵的手拽开。

手指离开耳朵的刹那，暗红的血从关涵的耳朵中涌出来。

关涵神情恍惚地大喊：“不对，不对，不是在我耳朵里，在我脑子里，那个声音就在我脑子里。你，你快帮我刺破耳膜，把声音放出来啊！”

他又一次试图将手指插进自己的耳朵。

“你发什么疯？”陆凡一用力扭住他的手指往回扳，将他的手指扳成一个不可能的90度。

“咔”的一声，脆生生的，听得人头皮发麻，关涵的食指竟被生生掰断了！

陆凡一惊恐地看着眼前这一幕，目瞪口呆。更令他震惊的是，这小子……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自己手指断了！

“我的头要炸啦！快救救我，救救我啊！”

“你冷静点！根本没有什么声音啊！”

“求你快把我的头劈开吧！求你了！”关涵血红的双眼死死地盯着陆凡一，那眼神既可怜又恐怖。猛地，他一头向铁门撞过去。

难道这小子真想把自己的脑袋撞开不成？陆凡一拼命拉住他，他有点被吓到了。

一番搏斗后，关涵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

陆凡一站在旁边，看着关涵，隐隐觉得事情蹊跷，脑子里有一根惊醒的弦忽然被拨动了。

“求求你，帮我把这声音放出去。呜……”关涵哭了，这个打死也不招供的混子，居然哭得像一条受了惊吓的流浪狗，眼神中透着巨大的不安和恐慌。

瞧这样子，不像是玩苦肉计……陆凡一胸口重重一震，脸上却没有表露出来，一双犀利的眼睛死死盯着他，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：“关涵，别演戏

了，说点我想听的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是安魂曲……”关涵颤抖着嘴唇，原本煞白的脸转眼间变成了青灰色。

安魂曲？陆凡一眉头一皱，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，猛然瞧见关涵巨变的脸色和他疯狂的举动，“哎！你干什么？把手拿开！”

“出来，出来，给我出来！”关涵发疯一样狂嚎，两根大拇指深深地插入自己的眼窝，似乎想挖出眼球，释放脑中的声音。

纵然陆凡一竭尽全力想拉开关涵的手，但他显然低估了一个人陷入疯狂后爆发的巨大力量，眼睁睁地看着关涵的两根拇指完全插入他自己的头骨！

怎么会这样？陆凡一彻底傻了，整个人呆若木鸡。作为警局的首席警探，他破获大大小小的案件不计其数，却从来没见过这种匪夷所思的场面。

窗外沉重的雪花簌簌地落在地上，审讯室内，一张血肉模糊的面孔发出的野兽般垂死的喘息声。

关涵的眼窝下面垂着两颗血淋淋眼球，那两颗惨白的眼球用死一般沉寂的目光盯着陆凡一。

陆凡一心底的那股不安来得又快又急，直觉地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，或者……已经发生了。

通常碰到这种事，审讯嫌疑的警员应该第一时间寻求值班同事的帮助。但是，陆凡一没有，他忽然意识到，眼前这个陷入疯狂的男人，恐怕没有多少时间了。

“关涵，把你知道的，全部告诉我。”陆凡一蹲下身，双手扣住关涵剧烈颤抖的身体，目光直直地凝视着他。

“真相……被谎言埋葬……”关涵的声音已经很微弱了。

“什么是真相？你刚才说的安魂曲又是什么？”陆凡一知道这可能是了解案情最后的机会了。

“啊！又来了，这他妈该死的声音！啊——”关涵的身体突然有节奏地抽搐起来，显然，他已经无力再与这神秘又恐怖的声音相抗衡了。

他像一个疯狂的提线木偶，被某个藏在暗处的神秘人胡乱地拉扯着，而

那一曲凄美的安魂曲正是他临终的配乐。

短短几秒钟，进入曲终人散的乐章，看着地上已经蜷缩成一团却仍不住抽搐的关涵，陆凡一仿佛听到了管弦乐队共同奏鸣的强烈高音，而随着最后一个高音的渐渐衰弱，提线崩裂，木偶的灵魂随着断裂的提线被幕后的傀儡师收走，地上只留下残缺的肢体。

关涵死了。

“真相被谎言埋葬”，这是关涵死前的最后一句话，只有短短的七个字。

这七个字，却像七只鸣丧的乌鸦，在陆凡一脑中久久盘旋。

他就像一个欣赏木偶戏的孩子，在惊叹这神奇表演的同时，还要央求身旁的父亲给自己一个完美的解释。父亲指着躲在幕后阴影处的傀儡师，低声地说：“真相……被谎言埋葬……”

“我没有刑讯逼供！”陆凡一大喊一声，猛然惊醒，冷汗涔涔，呆呆地望着头顶雪白的天花板，久久回神。

又是这个梦。

他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陷在同一个梦中无法自拔。

依然是熟悉的消毒水气味，依然是雪白的墙壁，对面的墙上依然挂着凡·高的《星空》临摹画。

原来自己还在医院。

他试图回忆自己来到医院的原因，可头部却隐隐作痛。

久久之后，他记起自己做了开颅手术，难怪有短暂的失忆。

重症监护室的门突然开了，护士进来：“哦，你醒啦，苏醒得很快嘛，有没有什么不良感觉？”

陆凡一用那双阅人无数的眼睛打量着护士，嘴巴动了动，却说不出话。

“看来，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啊！”护士走到床边，检查他的血压和心跳，“你现在血压心跳很正常，不要担心。”随后，她拿起桌上的电话：“赵主任您好，病人陆凡一已经醒了……好的。”

“陆先生，您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我们院长和赵主任会下来看您。”

大概三十分钟后，陆凡一感觉自己可以开口说话了，四肢也能轻微地活动，有些事情也能慢慢想起来……他得了恶性脑瘤。

他撇撇嘴，苦笑，这可真是个不好的回忆。

门开了，前呼后拥地走进来五六个人，都穿着医生的白大褂。

“陆凡一你好，能认出我么？”一位穿白大褂面带微笑的人望着陆凡一。

“哦，是赵主任啊，我记得，您是掌管我生死的主治医生。”陆凡一朝他点了点头。

“哈哈，好记性。不过真正掌管你生死的不是我，是我们戴院长。这一次，戴院长亲自为你做的手术，同时也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完美的手术演示课。”赵主任不忘拍马屁，其他医生也在附和。

“陆凡一你好，我是戴秋阳。”居中的高大男人终于开口了。

戴院长最多五十出头，有副学者式的英俊相貌，戴着无框眼镜，一头修剪整齐的浓密黑发，白大褂里面穿着西服，打着一条银灰色和蓝色相间的斜条纹领带。他周身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一一种全神贯注而极富智慧的气息。

“很出色的男人！”陆凡一心想。

“你的手术非常成功，根据CT显示，萨迦药物已经完全把你脑中的肿瘤包裹住了，具体的疗效还有待观察。”戴院长继续说。

“哦，是那个什么临床试验吧？”陆凡一努力回忆着。

戴院长点头：“对，就是那个临床研究。萨迦是我院联合中科院研究出的新型靶向类抗肿瘤药物，这种药物会包裹住你的瘤体，阻断瘤体形成新生血管，切断瘤体供养，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。”

陆凡一想起来了。医院考虑他经济上有困难，向他推荐做临床试验，这样既不用承担治疗费用，又可以接受最好的治疗。

“谢谢院长。”陆凡一努力伸出手来。

戴院长上前一步，握住他的手：“别激动，你刚做完手术，需要静养。我们也需要你配合我们对药物作进一步研究。”

“放心吧，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不过我也有个问

题，我这个脑瘤真的不会再恶化么？”这是陆凡一眼下最关心的问题。

“这个我不敢保证，毕竟是新药，目前做了20多例临床实验。就现在的情况看，临床效果很好。”戴院长微笑着回答。

看着陆凡一迷惑不解的眼神，赵主任马上补充：“放心吧，戴院长对学术非常严谨，不能把话说绝了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所有临床病人的肿瘤都被控制住了，部分病人的瘤体已经出现了坏死脱落的迹象。”

“要是真的能痊愈，我得送一面锦旗给你们，真是妙手回春啊！”

“锦旗就不用了，你全力配合我们的研究，让这个药物尽早上市，造福更多的患者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。”戴院长感慨。

赵主任也上前握了握陆凡一的手，“好了，你再休息一会儿吧！我们戴院长怕你搬来搬去麻烦，对你养病不利，所以，特批了这个ICU病房，你可以一直住到出院。”

“这叫我說什麼好，真是太感谢院长了。”陆凡一真的有点动情了。谁说医院黑暗了，这些医生护士不是也挺关心病人的嘛！

送走了院长一行人，陆凡一在药物的作用下，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睛。

其实，他不想睡过去，但是，怎么样都睁不开眼睛。仿佛在茫茫大雾中迷了路，又仿佛在烈火的炙烤下翻滚挣扎，不论他怎么努力，总是提不动脚步，冲不出这片大雾，也跳不出这个烹锅。

他慢慢记起了和老张一起抓捕嫌犯的紧张和惊险，也记起了关涵死在审讯室的惨状，最后，他记得自己拿着被公安局开除的红头文件和同事们一一惜别。

这一晚，陆凡一是哭醒的。

他擦干眼泪，环顾着房间里阴暗的角落，一股从脚底升起的寒意啃噬着他。他实在无法理解警队领导为什么要开除他，无法明白关涵令人惊恐的死相为何变成了他的刑讯逼供？

必须重新回到重案队，证明他们是错的！陆凡一下定决心，一时睡意全无，索性打开灯，拿报纸来看。

报纸头版头条是一宗620连环杀人案，他详细地看了看整个案情，稍一沉

吟，若有所思地一笑。

很久以后，他才知道，原来他的计划不光关系着自己的生死，甚至会颠覆整个警队。

做完手术的第五天，老张来了。这是陆凡一计划中的关键一步，他知道老张一定会来。

老张是他当年在刑警队的师傅，重案中队的中队长。当时，他是老张手下的民警。老张如今五十二了，人很随和，2005年因为关涵在审讯时离奇死亡，老张负有领导责任，被免职了，目前他在重案中队做一名普通民警。

陆凡一被开除后，也只有老张和黎冉还一直和他联系。

当时，他查出脑瘤，老张帮他联系的这家医院。在陆凡一心目中，老张有时是父亲，有时又是兄长。

“老张，最近有什么大案子没有，说来听听。”陆凡一问，心里盘算着怎么提出自己的想法。

“没什么大案了，最近不法分子听说陆神探病了，光顾着庆祝，忘了作案了。”老张故意逗陆凡一开心。

陆凡一苦笑一下，继续说：“那要是我挂了，他们是不是得庆祝到你退休啊？”

“哈哈，最好啦，我现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重案队的事我都不怎么管，专心养老啦。你也知道，自从关涵死后，重案队的人走得差不多了，现在老重案队只剩下我了。他们是看我太老，其他部门实在是不愿意要，就让我留在这里发霉算了。”

“你比我强，我是年轻力壮，却每天躺着发霉。”

“乱说，你这是养病，怎么算发霉？”

“哎，老张，听说刑警支队要招协警了，我有个亲戚没工作，想去试试。”

“嗯，听说是在招人，前一批人嫌工资低，工作强度又大，都辞职不干了。你亲戚什么条件，我能帮的一定帮忙。”

“你说竞争大不大？”

“有个屁竞争，又不是招警察，就是个临时工，工资和保安差不多，没人愿意来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亲戚很有希望啦？”

“只要不是残疾，能跑能跳的年轻小伙子肯定要。”

“这几条他都符合，以前还有过类似的工作经验。”

“那更好啦，肯定行，就怕他不愿意来，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陆凡一。”

老张确实愣了一会儿，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“老张，我没工作，无依无靠，将来父母还等着我养活，你说我怎么办？”陆凡一恳求着，“我除了破案什么也不会，我当协警总好过当保安吧？”

“可协警这点工资怎么养活你全家呀？你将来不用结婚啊？不用生小孩啊？生了小孩不用上学啊？”

“你让我先做着，等我找到合适的工作可以辞职嘛。”

“不对，你小子是想办案吧？”老张突然回过神来。

“没错，就是想办案。让我回重案队当协警吧，你负责管我，我在你手下可以接触更多的案子。”

“别打岔，我是说你想继续查2005年关涵死亡的案子吧？”老张突然紧紧地盯着陆凡一，不放过他面部的每一个表情。

陆凡一察觉到老张开始注意自己的细节了。这是老张惯用的手法，用来看穿谎言的。

“我们都不是傻子，2005年的案子再去查还有什么用，能恢复我警察身份么？能让你官复原职么？我何必这么做？你给我一个这样做的理由。”陆凡一从行为的动机出发，精心设计自己的谎言，将皮球踢回给老张。

老张当然不知道陆凡一为什么要调查2005年关涵的案子，一时被问得哑口无言。

谎言的最高境界是欺骗自己。陆凡一做到了。但是，对他而言，关涵的

案子是他五年以来挥之不去的梦魇，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，怎能轻易放弃？

“好吧，”沉默了良久，老张开口了，“不管你是否要回去调查关涵的案件，作为你当年的领导，我对你的遭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我会尽力去帮你的。”

“老张，谢了。”陆凡一看出这是老张的真心话，“你要是真不放心我，就把我安排做你的协警吧！协助你的话，你就可以监视我了。”

这又是陆凡一的圈套，借着老张对自己的怀疑，让他安排自己进入重案队，因为只有在重案队，才有机会接触到2005年那宗案件的资料。

“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，你休息吧！我回去和领导说说看，有消息我打电话给你。”

老张走后，陆凡一躺在床上，眼睛盯着雪白的天花板。

老张说要和领导说说看，和哪个领导？刑警支队都知道他陆凡一就是五年前被开除的民警，都知道关涵的离奇死亡案件，所以，要他这个敏感人物回去做协警，不是一般的中层领导可以决定的，必须是支队领导点头才行。

只是，支队领导基本上都换了，老张退到二线后，是不会和新来的领导打交道的，一定是老领导，那就只有孙保军了。

孙保军是当年他们的大队长，现在已经是支队长了，可谓平步青云。可是办关涵案件时，孙保军也是他们的大队长，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，会不会考虑到2005年案件过于敏感而不让他回去呢？

哎……他越想越乱，脑袋又开始隐隐作痛，最后只得作罢，闭了眼，沉沉睡去。

事情过去了五天，老张一直没来。

第六天的时候，老张出现在他面前。

陆凡一随意瞄了一眼……老张没拿东西，走路还不太稳，在椅子上坐下后，表情严肃，似乎透着一丝无奈。

“怎么样，感觉好点没有？”老张声音低沉。

“好多了，呵呵。”见老张不提协警的事，陆凡一也不多说，只是一个